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渭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陳潮愈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三

藝文志三　表

薦禰衡表

漢　孔融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熈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

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已見輒誦於口耳所
蹔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以衡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
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終軍
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
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衡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若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薦管寧表

三國　桓範

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畆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濵竊見東莞管寧束脩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敝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夸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為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

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居之稱斯之為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為既加其大不愛其細可重之以元纁聘之以殊禮矣

謝平原内史表　晉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九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内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

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嶽義足灰没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愉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

思所以獲免隱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閒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玆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曰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忼慨而不能不悢悢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損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户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

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
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夸平民則塵洗
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
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
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
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枸守常憲
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

心華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奉詔進諸葛亮集表

晉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固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軼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

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

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凌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不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隨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

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足以逺譬也孟軻有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恠亮文采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並謨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皆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逺也然其聲教閒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

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讓開府表

晉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有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令臣身託外戚事遭運隆誠在過寵不恚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于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

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
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
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
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
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
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内外之
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莫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

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于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為蕭揚州薦士表　　梁　任昉

臣上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

色闕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彦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

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云云

進王氏瑞詩表

唐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性合希澹體符靜默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誡其子曰吾没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

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嘗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秉道御極乃聖與化參日月之並明體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國盡歸仁壽之域令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粲然所謂没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眛神君之語周窮轍迹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迴出名言高懸饗像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尚有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為得特望編之史冊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陋謬忝藩伯曾微涓塵以答萬一恒馳北極每切子牟之戀遥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

遷移鄆州謝表　　宋　姚鉉

臣鉉言三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朱慶至奉宣詔旨賜
臣遷移鄆州碑一軸使令書石者鳳篆葳蕤雄文飛
動自天而降闔境爲榮臣鉉誠感誠忭頓首頓首臣
聞建萬國而親諸侯莫大乎立制度鎮四夷而附百
姓莫大乎列都城考王制則五等有差稽春秋則百
雉爲大民居是域國典有程其或天災流行下民昏
墊昭天鑒而俾無逸日揚聖謨而動有成功亦猶晉
遷新田獲水土十世之利周卜洛邑得天地四方之

中鴻猷允播於無疆翠琰是書於不朽伏惟崇文廣
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光啟瑶圖放勛之
文所以懸諸日月有虞之孝所以通乎神明寰區克
致於泰寧蠻貊盡同於文軌式遏亂略則四海宅心
寵綏黎元則百王讓德將舉告成之典永隆不拔之
基惟彼東平是稱重地積水為患羣生失寧如大河
決防洪濤浸壘將就晉陽之禍咸思瓠子之歌宸機
一決於九重喜氣四充於千里倐移城郭直疑遊仙

人之宫競創室廬皆謂入華胥之國審方正面而盡
舉興利除害以孔多不有大功孰識乎睿知不有鴻
筆孰昭乎德音金聲才振於禁苑寶軸俄頒於近屏
英辭煥發駮龍蛇之變摅妙翰優柔睇鵷鸞之翔集
貞珉已勒盛德長新粲然與日月爭輝邈矣將天地
齊永吏民相慶藩閫有光臣無任屏營之至

知青州謝表　　　宋　范仲淹

臣某言奉勑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

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聖主之恩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埃未補覆載何酬尚玷弘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假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適勵夙宵處分旰昃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蒼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

謝青州到任表

宋 劉摯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師守涖官茲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藴至踈智靈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共逮於六期千慮蔑聞於一得雖進退必繇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符於士論寛典刑於司敗假丘壠之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

斂攘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於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沉幾以通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燾

知青州謝上表　　宋　歐陽修

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

祇荷寵靈徒知隕越臣其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
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奬擢久陪法
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途可畏而命
亦多蹇頃緣災伏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
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癃殘惟孤拙之無
堪蹈艱危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
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愊之誠累瀆高明之聽迫
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並容寛其罪戾恩言屢降

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靦顔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奥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寛大而奉法守職足以修官内省庸虚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屨雖至於賤微尚堪收録而犬馬苟豐於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宋　歐陽修

令月二十九日准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

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
罪特與放免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
仁聞命撫躬感激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
聖之奬知寵祿既豐初無報效筋骸已憊尚此遲徊
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
分憂方玆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
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
郡縣悉發舊蔵之鏹取息於編氓而臣方久苦於昏

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喧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畧陳衆弊之三兾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兹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樸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飾非希君子之改過兾圖薄效少答鴻私

密州謝上表

宋 蘇軾

臣軾言昨奉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

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

命撫躬已自知其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

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

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

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廷屢更歲月塵埃

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

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消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願

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誰云疎外有此遭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為人無賢愚皆有可用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敢不仰佩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

知登州謝表

宋 蘇軾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妄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名魂魄復為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陛下內行曾

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兹異寵驟及非才仰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没身難報碎首為期

進太平金鏡策表　元　趙天麟

天開聖運雲雷驅橐籥之功地判神機河洛運權衡之化三千闕塞壽域茫茫億兆生靈春風浩浩既預

向陽之葵藿宜同獻暖之芻蕘下啟丹衷上干紫閣
臣天麟誠惶誠懼稽首頓首欽惟皇上陛下孝尊昭
考恩奉慈闈瓜瓞增鳳歷之延蘿蔓衍龜圖之固坐
享大亨之交泰尚持貞吉之鳴謙思蕙帳以旁招屈
麻經而下問臣遭逢有幸駑劣無知雖乏致主之才
素講新民之理得生明世自慙一介之微軀追想先
朝曾獻萬言之長策猶有寒窻之論遥覲上國之光
因撰一書爰分八卷其一曰建八極以固天下之大

業其二曰修八政以振天下之宏綱其三曰運八樞以公天下之爵祿其四曰樹八事以豐天下之食貨其五曰暢八脈以鼓天下之正風其六曰宣八令以達天下之恩威其七曰示八法以清天下之刑賞其八曰舉八要以壯天下之財力前後數萬餘字上下六十四篇名之曰太平金鏡策評啇政紀冒瀆天聰恐或有於徼長冀少裨於洪造若國家使隨流待詔更傾三峽之波濤若國家使無罪容身自有五湖之

煙月望金門之瑞氣布玉殿之清香但願鵬海風高萬里逐雲間之翼龍廷日暖九重回天上之光言舉斯心力行其道臣無任戰慄屏營俯伏待罪之至謹

上書乞赦以聞

恭賀瑞麟表　　國朝　岳濬

題為

聖德之保和備至

天心之錫福彌隆恭報東省瑞麟毓生光昭

嘉應事雍正十年六月十三日據布政使鄭禪寶詳稱曹州鉅野縣民李恩家于本年六月初五日辰時有牛産生瑞麟身長一尺八寸高一尺七寸麕身牛尾頭合肉角頂帶旋毛目如水晶額如白玉遍身鱗甲悉係青色甲縫俱有紫色絨毛脊背黑毛三節中節毛皆直豎前節毛向前後節毛向後胯腹蹄腕皆有白毫尾長五寸五分尾尖有黑毫毛四縷現經繪圖呈送到臣臣敬閲之下實深懽忭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慶

賀欽惟我

皇上

道協清寧

功參化育

體元立政六府修而三事和

建極敷民五典惇而九疇敘

弘繼述于文謨武烈萬邦共荷生成

廣經綸于帝治王猷四海同躋熙皞
恩膏覃被逮昆蟲草木以均霑
愷澤殷流繞海澨山陬而胥洽
聖德克孚于
天德春臺化宇比高厚之難名
天心永契于
聖心象緯方輿慶嘉祥之疊至華星順軌丹霄麗雙璧之
輝湛露凝甘綉甸潤千珠之液九穀登而穎舒九穗

三芝發而秀吐三華乃若黃河清于曹單之間不獨
波澄秦隴慶雲現于洙泗之涘豈徒彩煥滇黔茲當
鉅野之鄉復覩瑞麟之毓麕身牛尾允擅殊姿一角
圓蹄咸推異品臣伏稽書傳春秋服虔註曰王者視
明禮修則麒麟至又禮斗威儀曰王者政訟平則麒
麟在郊又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是以軒轅之朝麟遊有紀成康之世麟趾有歌撫茲
神物之誕生益見

瑞符之昭格良由我

皇上履信思順懋惟精惟一之修積厚還淳施引養引恬之惠欽恭光乎四表如日月之照臨安阜徧于八紘比乾坤之幬載況東省壤聯

畿輔沐化尤先路接康衢蒙庥最渥表崇

至聖

宸衷倍篤于宮墻懷保羣黎

睿慮時勤于蔀屋是知麟之所兆信而可徵五色含章卜

文明之大啟四靈冠首占戩穀之方来 臣黍任封疆

欣逢

盛美自

天申命已知

純嘏緝熙在地成形更識太和翔洽願效升恒之頌用抒

拜舞之誠伏祈

詔付史臣宣示中外毓于郊藪千秋標河嶽之奇載在圖

書萬古煥奎婁之象 臣實切踴躍歡忭之至理合繪

圖恭

進以

聞

再賀瑞麟表

國朝　岳濬

題爲

聖德之

恩膏倍渥

天心之嘉應頻臻恭報東省再毓瑞麟謹抒

賀忱仰祈

睿鑒事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據布政使鄭禪寶詳稱兖州府寧陽縣民孫永翔家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未時有牛在鶴山産一瑞麟産時異光四彩聲若雷鳴麟身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玉定文頂首合肉角鼻凖隆起孔若芝雲雙瞳烱烱有光眶赤如炬兩耳卓立孔有彩毫徧身鱗甲頭頂純緑背自肩脊至尾閭皆青色甲紋方圓相綜界畫如圖腹脇悉屬

細鱗青黃交映甲縫有黃白彩毫尾長五寸共一十九節通尾青鱗節縫紅黃色尾尖有黃色彩毫一大縷四蹄周整碧潤如玉前趾各有黃毫委係麕身牛尾一角圓蹄茂質華文光彩煥發洵屬

聖朝嘉瑞理合申報等情呈報到臣臣敬閲之下實深歡忭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慶

賀欽惟我

皇上

道隆參贊

德溥生成

紹精一以執中光被四表

體蕩平而建極慶洽兆民

大孝恢繼述之模五典惇而教思廣浹

至治備修和之紀九功敘而愷澤旁敷

統山海于梯航近悅遠来共沐時雍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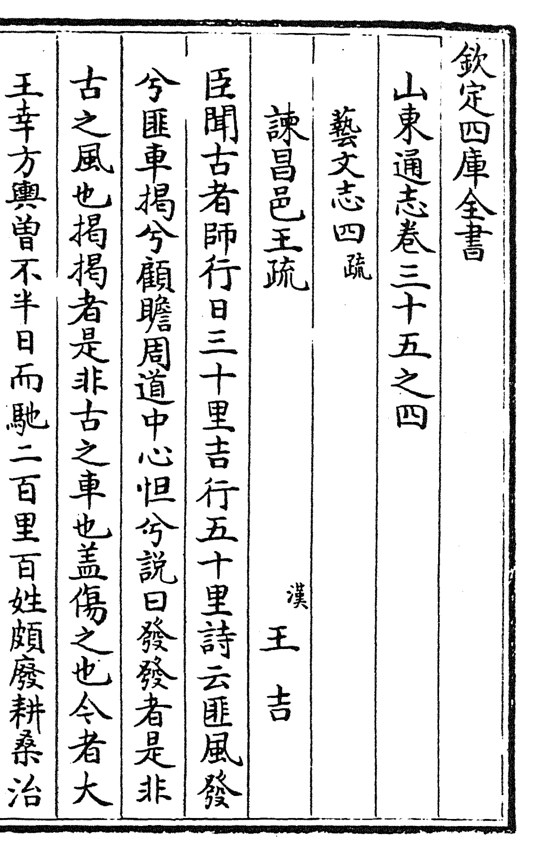
啟乾坤之苞采仰觀俯察悉占
福應之符日星泣河嶽以同華後先標美雲露映芝禾而
偕麗次第呈奇咸亨已兆其鴻嘉戩穀尤徵于麟趾
前此地當鉅野歲在玄枵忻逢神物之挺生肅繕丹
函而上
報嗣值靈分蜀國曾聞一降于鹽亭即云瑞叶魯郊
詎意載臨于陬邑而乃璣衡萃秀措克土以荐舒轅
宿涵精注寧陽而更毓允矣麕身牛尾依然一角圓

蹄旣觀賦質之維均兼訏合章之獨異義文布畫錯
綜于頂頟之間禹範陳疇疆理于背肩之上壁紋珠
纈疊疊成鱗綉組金英熊熊作彩况復山連岱麓實
皇猷出震之區川接泗濵乃
聖澤流奎之野六師赫濯甫奏捷于邊陲百穀豐穰競吹
豳于里社紀以
龍飛寶祚壬產者週于干寅產者週乎支干支並協夫循
環按以鳳歷良辰夏誕者本乎火冬誕者本乎水水

火適彰其既濟此皆由我
皇上心勤怙冒春臺培博厚之基禮重師儒離照煥文明之象奮武還籌戩武保惠維殷有年愈切祈年康田
永殖是以昭事式孚
帝鑒錫佑命以重申欽崇克迓
天庥屆昌期而滋至洵寰瀛之所罕睹誠今古之所希聞
臣忭舞難名形容莫罄稽之載籍信知感召之原繪以纖緗用表對揚之願雖

睿懷緝敬荷
緐禧而淵惕彌殷而輿悃抒誠頌純嘏而嵩呼倍切伏冀
詒登瑤簡顯重熙于奕葉丕圖垂炳蔚之輝
恩沛綸書宣秩祐于遐陬泰宇履舒長之會臣實切懽忭
之至理合敬謹繪圖恭
進以
聞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三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四

藝文志四 疏

諫昌邑王疏 漢 王吉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葢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曽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

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
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
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
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
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至體有
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
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

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論左氏春秋疏　漢　陳元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埶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

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
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
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
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
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
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
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
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太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

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

吾從衆至今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思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名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

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薦吳良疏

漢 東平王蒼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絶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干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上政治得失疏

漢　匡　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以安令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

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茍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暴政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積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

所尚而已令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説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隂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懐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逺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斂多民所供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威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以為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薦伏湛疏　　漢　杜詩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

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囘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官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

冒以聞

薦管寧疏

漢 陶丘一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氷潔淵清玄虚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韜古今於胷

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盪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旁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俊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禄勲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

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
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
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
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佐
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
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承洪緒聖敬
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
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

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絶海内無偶歴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厲垂聲千載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辭丞相疏

苻秦　王猛

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咏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䰟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四裔吲之臣何庸猥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為鹵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

何顔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顧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

諫伐高麗疏

唐 房玄齡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令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陁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

曰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比
功較德萬倍前王且陛下拔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
凡庸之末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
班馬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
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絶降乘吮思摩之
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
道之薪則精感天地衆美兼備臣深爲陛下惜之重
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

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
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
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
待以人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絶其類恐
獸窮則搏茍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
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令士無一罪
驅之行陣委之鋒鏑肝腦塗地魂魄無歸老父孤兒
寡妻慈母望櫘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

隂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長能為中國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頼遠肅邇安即死骨不朽

奏三氏學廩米疏

明 葛守禮

該本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差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中題據
山東布政司呈蒙臣批據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司
廪膳生員孔公戥等呈稱本司生員原無廪增附學
名色先於嘉靖九年間蒙巡撫山東劉御史奏准將
本司生員比照州學事例考定廪增各三十名以為
學業之勸然諸生雖係免差中間貧窶甚多廪膳徒
建虛名增附亦無供給緣由缺此贍養無資肄業等
因議照孔顔孟三氏子孫乃大聖大賢苗裔故我國

朝累加崇褒之典洪武二年特設教授司矣正統九
年又許就科目矣成化元年又增定歳貢矣嘉靖九
年皇上俞撫臣之議准照州學例設廪增各三十名
貢亦如之其制漸以備矣所未備者廪米耳蓋廪米
所以養士其他郡邑生員俱有廪米而三氏子孫既
有廪膳之名尚未有廪米之實豈有所靳於此哉特
一時之未講耳今生員孔公戡等既呈前來而該司
與提學道會議明白相應議處如蒙俞允乞勅該部

再加查議上請定奪仍行臣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
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中題稱孔顔孟
三氏子孫教授司於嘉靖九年准照州學例設廩膳
三十名未備廩米乞照他郡邑廩膳生員事例議添
以便肄業一節為照孔顔孟三氏子孫乃大聖大賢
之後我朝特許另設教授司以作養之又許就科貢
以臻向用嘉靖九年皇上又准照州學例設廩增三

十名規制已備但各府州縣俱有廩米養贍生徒而三氏教授司未經議設為闕典令既該彼處巡撫官查議具題前來相應依議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官將三氏教授司廩膳生員查照原議行兗州府所屬通融處給廩米以助養贍庶各生肄業朝廷所以優遇之典無遺矣謹題詔從之

開泇河疏　　明　傅希摯

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

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
決於徐吕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閘河
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為也若決於
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至豐沛矣臣悉心講求切惟禹
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資河為漕方强水之性以就
我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黄河於度外庶
為永圖耳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
錐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之處逐一勘踏起

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徙陟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良家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泇口上下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之繹絡相因間有砂礓無碍挑空大較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

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以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情事之洶洶而已哉若以十年治河之費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費

之費他日所省抵尚有餘也

請開泇河酌濬故道疏　　明　李化龍

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成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名銀河為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

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興兹役竟以資用乏絶不得竣事然自壁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為今之計唯守行堤開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反得以熟察機宜而治河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宋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名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

苦賠窮民得資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泇河朝暮無妨善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泇河既開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

開泇河後經理河渠疏　明　李化龍

泇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台莊郗山一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於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于王市等處建閘三座於彭家口

台庄等處各加展濬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
臣之料理泇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涸至
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
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搊挠灣大加疏濬牛角灣張孤
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
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堤
頻年為黃水壅激湖水齧蝕已多恐昭陽湖漸高則
黃河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也因令各官集

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崖釘樁下埽實土築堤以遏湖波又將單縣陳爍樓决口堵塞以絶来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堤者如此

查理漕河疏　明　常居敬

國計莫重於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洸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尚書宋禮用

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頼矣第泉源雜於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清復為難至於事權間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茲者上厪聖懐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羣策列為八事雖率循不外於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會通河南北千里盡頼十八州縣百

八十餘泉之流分為五派至於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為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為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遏之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庄等五泉東

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没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葢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為河泓俾深五尺闊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一復湖地以預瀦蓄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溢

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令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閒曠當事者名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滕二縣之賦於是諸湖之地平爲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恡若故矣令應將南旺等湖高阜地令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爲封界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蓄

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不可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直趨鹽河為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為完計哉今議修築滾水石壩一座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

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一建閘座以便節宣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其流無窮所以樽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有高下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閘啓水洩積蓄為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名為活閘苟且時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一船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

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濬無慼乎舟行之艱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梭堤集地方建一閘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啟閉濟運則關束有具節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閣矣一設閘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為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為便查運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盖啟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

成棗林上下水平閘面不行啟閉遂將棗林閘官裁

而不設閘付之南陽閘官兼理邇来天時久旱河流

細微本閘水淺啟閉為急尚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

夫一啟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開闔勢如呼吸一不得

人直瀉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

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為簸弄既以病商復以

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来者亦稱不便

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存廩俸無多國家亦何惜

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為無人之境哉合於棗林並新添二閘各設官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矣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於泉閘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奉有勑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并責一官其任重矣督理乎十六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即旁午

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欲其昭法守而一衆志也難矣
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
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夫閘官之微
尚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漕河
黄河二同知職守既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
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弊竇易生使少失於
防閑未免稽遲河務合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
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一嚴築壩以便挑濬

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冱之時遂將河口築壩遏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来春氷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滙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乗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絶流也而往来船隻力以緩築為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尚不得築者不知天寒氷合乃驅荷鍤之夫裸體洗足鑿氷施工其將能乎

及寒冰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啟為請百
計催促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
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
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
請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絶流
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隻不得横擾
該管官員不許阿徇刋石於南旺板閘二處則人心
惕怵不但便於挑河亦且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

矣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為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查兖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隄夫名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催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徵發為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

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七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隄夫八名東平州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閘量添閘夫十名廡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猾民之包攬肆意安閒管工之代替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恡私意種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

合行管河同知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濟而河防不致稽違矣

海島悉平疏　　明　劉應節

臣等看島民盤據三十餘處負固三十餘年時久難於羈縻勢重難於驅逐惟設官兩處協同緝捕使居者不增來者漸止侍郎汪道昆所議庶為得策但海水無涯島嶼分峙半夜扁舟瞬息千里在内不能周防在彼豈肯待斃如壅水必決養癰必潰雖幸目前

之稍安終貽後日之巨禍臣等日夜以養費爲憂每
與總兵官李成梁巡按御史郭思極計議殺之則倖
功留之則遺患佯示剿捕以寢逆心曲爲招撫以繫
歸念必使島無一人庶可患絕兩省因選乖覺丁男
數人同都司蘇承勛執票駕舟徧赴島中懇懇宣諭
一則謂爾等雖有舊犯罪惡今兩奉詔書通行赦免
一則謂爾等祖宗田墓俱在遼地安忍久棄一則謂
爾等已往糧差亦不追賠一則謂以後幇軍幇馬通

不許攀扯此正爾等生還故土保全身家之時失此
不從令造樓船百隻會發鎮城家丁選鋒前來蕩平
巢穴於是爾等進退無路雖悔無及每島俱逐一宣
布島民感泣極口稱願回衛其中間桀黠者恐係誘
回擒拏治罪議令島首羅景桐等八名隨蘇承勛見
巡按御史又至廣寧見張巡撫以探進止皆許以復
業免罪又量賞米布各首感悦而去比至二月未見
回岸消息張巡撫屢行文查催該部御史因島民已

順不來必畏衛官恐嚇因帶蘇承勛先出廵金州再
差人往諭各島聞知先有張輔等八十二名口上岸
見郭御史面加安慰又行給賞張廵撫即行分别壯
丁老幼酌給銀糧由是歡呼傳布纔及半年共四千
四百有餘盡數回還張廵撫仍恐未的又重復差官
查勘取安插地方鄰右及蕩平居巢甘結并花名衛
所領認冊狀前來又行該寺及蘇承勛等逐一再行
安慰務令得所去後今據前因為照天下之患養成

者甚於激成平患之方既亂者難於未亂今島民潛住已非一日積年為害尤非一端始本負罪以逃生後敢負險以怙亂每糾衆駕船潛赴登萊行刼彼中姦民乘機為盜莫可究詰一害也兩鎮逃軍逃民殺人亡命之徒利其遞送趨為淵藪二害也沿海人民捕魚為生多被搶奪甚之沈其人於海而奪船以歸不敢赴官司告訴三害也朝鮮相去甚近每刼其財物馬匹公然赴州縣變賣不敢緝捕四害也逃軍半

渡中流盡奪其行資而沈之海在遼以逃伍行原籍
清勾在原籍不知生死五害也先議起發未有一人
敢至其地敢交一言者此起發之說不可行也後議
兩鎮發兵夾剿但彼以逸居島内我以勞趨海中計
島三十餘處非官兵萬餘不克非巨舟數百不濟工
費之多糧餉之耗固不可勝紀即舟師近島彼豈肯
束手就縛且此輩習於潮汛鑿舟焚舟之事慣習已
久我軍一挫官船官兵俱歸覆没即使力能盡勦但

叛逆未甚而玉石俱焚上虧朝廷好生之德下傷數千無辜之命此夾勦之説不可行也又謂止宜嚴加廵邏來則防捕去則勿追不必與較然各島物産甚多贍養極便今盤住未久處置已難年復一年轉相依附雄長一出號召為亂如周御史所言浙直滔天之患安保必無況聖明在上威如雷霆而使逋逃有衆南不屬之山東北不屬之遼鎮可乎但此輩盤據海洋年深人衆治之過急是促之使亂也付之不問

是縱之為亂也待其大亂而圖之其難有百倍於今
日者矣故揣時度勢必使盡數招回方得永無後患
但其往撫也宣諭失機則褻威而辱命風帆不穩則
覆衆而喪生因選差都司蘇承勛入島招諭及行苑
馬寺卿朱奎令代事僉事賀溱巡察海道副使楊家
相備倭都司姚天與協力催督令不出數月盡數招
回凡房室井竈及碾磨居食所需之物俱蕩平無存
不加一刃消數千里根據之憂不戮一人平數十年

癰腫之患今復業者已踰四千若後日生息者何止數萬計遼鎮各衛在冊之軍未有見在如此之衆查各邊招降之例未有歸正如此之多擬各省獻捷擒斬之功亦未有生全如此之甚者且往返海濤半年以外不傷一命不覆一舟尤為異事蓋由我皇上九天垂雨露之恩萬里普生成之化故百神受職驅逆命者相率朝宗滄海效靈俾反側者各全軀命伏乞敕下兵部細加查議將各官分別陞賞以勸有功再

照患每積小成大謀當謹始慮終登萊沿海諸島舊有州縣姦民始利遼人交易繼留遼人潛居一人勾引數人一島蔓延數島兩地官司容隱推諉坐視因循養成厲階幾至大亂今雖蕩平若責成不專禁緝不密恐日復一日又蹈前轍臣等反覆思善後之計其議有四一曰專責成查得登州都司今改都司僉州守備原為備倭防海而設近倭寇絕跡而島民初平似應不妨原務悉令管轄諸島每當三月六月九

月約日登舟量帶兵卒徧詰各島搜捕一次每月委官搜捕一次如有一人一家在島潛住即擒拏到官照謀叛未行擬以重罪如敢拒捕許官兵登時殺死勿論如登萊人先在島勾引罪坐登州都司遼東人逃至島潛住罪坐金州都司仍將此項增入勅書以便遵守其遼東苑馬寺卿山東巡察海道副使亦要時時稽考各島有無居人分别功罪嵗終呈報兩鎮撫按以憑舉劾庶各官不敢推諉而島民不敢逃匿

一日嚴防守金復兩衛地皆瀕海如石城廣鹿長山諸島皆衛所額地去岸遠者二十里近者不十里見有軍餘在種納辦糧差衛所官亦不時赴島催徵與登萊遠島不受官法者不同除將島民安插各衛城堡外内有男婦不及一千原係前項島内舊有田產親族者若一概勒令登岸恐居食俱無相將就斃合無將前三島各建公館一所移本衛官一員在内專住如守堡官之例編島内舊軍為保首以新來者附

之凡徵糧納差俱屬本官鈐束本官俱聽金州都司節制但有罪犯及謀逃別島者拿送苑馬寺擬罪以絶再逃之望一曰加存恤島民初歸攜老扶幼家口衆多貧病相仍極可憐憫職等已行於金州倉庫照人口多寡大小量給銀糧又將原遺田房許其取贖近雖相安但各衛捕軍幇軍買馬養馬之費俱按照所丁出銀此輩初到居產且無安能辦納又畏衛官追究已往罪過疑畏靡定合無先給印帖准免以後

雜差十年其已往罪犯不分輕重遵奉隆慶六年詔書悉與宥免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以慰各丁生還之願一曰編船隻查得國初山東俱以本色餉遼故通舟楫今山東本色既不可卒復則海運之說必不可行若兩處私船不禁是仍開遞送之途也合將海岸民船規制不過盈丈每口不過三隻令其搬運米薪捕捉魚蝦仍編立字號籍名在官旦夕聽島官查點見今私船大者給與官銀改為官船别為印記聯繫

海岸專官看守以備公差廵島之民小者照前留數
隻其餘悉行劈毁如有不行告官私造船隻者賣者
買者枷示本地原船入官其餘歸併渡口申嚴譏察
設立保甲禁革科斂撥給荒田修復墩堠及未盡事
宜職等見今應行者行應禁者禁不敢縷縷條陳以
上凟天聽至於建都司衙門於登州見奉欽依議有
次第但今島民已歸似應停止以省勞費併乞勅下
兵部通行酌議題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請停設安山湖水櫃疏 雍正十一年

國朝 岳濬

題爲查勘安山湖水櫃無益請
旨停築圈堤以免虛縻帑項事竊東省運河水櫃舊制有
東平之安山湖週圍六十五里在運河西岸有廢閘
四處曰似蛇溝曰十里鋪曰八里灣曰通湖閘湖南
有六堤口曰朱家口沈家口王家口吳家口趙家口
楊家口自前明以来旋築旋廢久經認墾承糧嗣於

雍正三年十二月原任内閣學士何國宗奉

旨查勘運河議將安山湖復設水櫃重築臨河並圏湖等堤修通湖似蛇溝二閘併於八里灣十里鋪兩廢閘之間建一石閘名曰安濟閘閘下各開支河一道通入湖心其湖南六堤口亦每口建閘挑河以納坡水又請開柳長河引魚營陂宋家窪兩處積水入湖等語

奏准動帑興修嗣因柳長河介於魚營陂宋家窪之

閘內隔金線嶺一道不能相通復經前撫臣塞楞額

請從金線嶺北魚營陂開河下注柳長河入湖又從

金線嶺南宋家窪開河東出兼濟閘入運

題明改挑在案臣查安山湖各工除閘座支河俱經

修浚工完外其臨河圈湖等堤甫經建築即被漲水

汕刷殘缺現在估計補築土方需銀一萬五千九百

四十四兩零據布政司呈詳前來臣訪知此湖淤廢

已久修築之後仍不能蓄水濟運因備查圖志並親

勘情形查得安山湖於前明永樂九年刱設水櫃正統三年復經修浚是時河南之荆隆口黄陵岡未曾全塞本有濟水分流由鉅野鄆城滙入安山湖以為来源自弘治六年明臣劉大夏建築太行堤荆隆口塞濟水不復通流此外别無泉源灌注僅藉朱家等六口並柳長河坡水入湖消長無定即有運河餘溢可由通湖閘收入然亦所納無幾是此湖絶無来源可恃又湖身本在安民山之前漕河東岸即亭子泊

乃濟水北入大清河之路故流雖絶伏脈猶存土疏底漏坡水易於消耗且湖東三閘通湖閘在南係納水入湖安濟似蛇溝二閘在北係放水濟運令細加測量湖地卑於河地安濟等二閘亦止與通河閘同為宣洩之區非甚泛溢不能放水入運若湖水漲發則運河亦已瀰滿無需增益以此作櫃是以無源之水蓄之有漏之湖而又進水易而出水難縱週圍高築堤岸究屬何益現在湖水乾涸全湖並無寸流當

經傳詢父老據稱此湖每年伏秋之間坡水流入積聚湖心交春以後漸就退減至二三月内悉經乾涸即如雍正八年七月内異常水漲河湖相連至次年三月仍然徹底俱乾當河水淺澁之時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濟運總緣湖底沙土疏漏非圏堤所能收蓄等語詢之管河各官亦衆口同詞今若發給帑銀照舊修築仍屬費於無用之地臣查勘既確何敢扶同附和再議興修臣愚竊以此湖水無來源土疏

易漏不堪復作水櫃僅可留此一區以為洩水之處隨時宣導倘遇漕河驟漲則分減入湖以保運道若值坡水暴發則滙注入湖以保民田似屬相宜所有通湖安濟似蛇溝等三閘并臨河堤岸均宜加謹修防此外圈湖缺堤概停補築以免虛糜帑項是否可採請

旨遵行　是疏上奏即奉

俞旨停設水櫃謹即敘入志以備司河之考證云

請德州哨馬營建壩挑河疏 雍正十一年

國朝 岳濬

奏為德州當衛河之衝請

旨勘道開渠以紓積患事竊雍正十一年七月内衛河漲發漫開德州之哨馬營老虎倉第三店桑園鎮等處隨嚴飭地方官鳩工堵築具摺

奏報在案伏念衛河漫口雖在德州境内而自州以北與直隸接界一有溢水即灌入直隸之吳橋東光

南皮滄州等處前此雍正八年有第九屯漫開滄及吳橋等縣今次則泛濫更甚是漫口在于東省而滋害及于隣封臣雖竭力經營尅期堵築然止可為一時捍灾之計而終非經久銷患之圖因查衛河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之百門泉南合小丹河東北流左會淇水湯水洹水至館陶縣入山東界逕南館陶有清濁二漳全流注入東北達于臨清歷程九百四十里沿途並無支河旁洩至臨清板閘又與

會通河之汶水合流折而北行計二百四十餘里至恩縣之四女寺東岸始有減水壩一座由引河至九龍口入老黄河歸海衛河又行二百四十餘里至直隷滄州之磚河驛有減水壩一座又行七十餘里至青縣之興濟鎮有減水壩一座俱由引河東流入海有此三壩衛河小有漲滿足以宣洩無虞一遇河南上源積雨横溢河水陡發丈餘千里洪濤大溜直注雖有四女寺之滚水壩而建瓴之勢一時疏洩不及

在磚河興濟二壩相隔尚遠又有滹沱河橫擁下流
不能迅達惟德州一區距四女寺北二十五里河流
至此奮湧欲洩而運道紆折正當洄溜頂衝兼之東
北一帶地漸低窪更有以引其趨下之性于是前衝
後激直射東堤罅漏偶開全河側瀉實非尋丈之土
埝所能抵禦臣思治漲之法分洩為先凡溢水所趨
必有自然歸宿之路因勢利導即可轉害為功查衛
河東岸自臨清歷夏津武城恩縣坡水會注總以老

黄河為要津河在德州城南二十里由西南而達於東北經直隷之吳橋寧津南皮東省之樂陵直隷之鹽山慶雲復由東省之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其河之西北岸有陳公堤一道横陣河濵綿亘數縣凡溢水穿過此堤即能循路以達老黄河若不及穿過而順堤北行則轉為高阜所阻不得不灌入吳橋以北之東光等縣直至滄州入海則玆德州之堤岸揆之地形水勢斷不能保其不衝不溢若使因其漫決之路

開挖成渠東與老黄河相通俾水至有歸免致横泛
此則人力之所能為而不可不亟加酌議也但事關
河道又係兩省接壤可否容臣移會兩省總河並直
隷督臣公同會勘將德州各漫口水道逐一查驗但
有可以引水過陳公堤歸入老黄河之處即應於此
建壩開渠分路宣洩妥議上奏請
旨遵行但得疏導得宜實于瀕河州縣有益為此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訓示摺上經內閣大學士等會議請行令直隸河東兩省總河並該督撫會勘妥議具題等因覆奏奉

旨依議廵撫岳濬並河東總河朱藻俱於雍正十二年正月內前赴德州會同直隸督臣李衛直隸總河顧琮副總河定柱公勘得應於德州城北八里之哨馬營開挖新河東至陳公堤由曹家缺口放水通於古鉤盤河東北流至吳橋縣之王泉莊入老黃河故道歸海先於哨馬營口建設滚水石壩一座以資節宣壩

上設石柱板橋以通縴道自壩下塘口起東至鉤盤河中心止挑河一道河之南北岸各築遥堤一道西自哨馬營東接陳公堤夾水而行仍於南岸遥堤内留涵洞三座以洩德州城東坡水又於哨馬營至陳公堤東西適中之地在盧家莊前建石柱板橋一座以便行旅并疏浚鉤盤河及老黄河故道補築陳公堤殘缺各口務使一律深通勿致漏洩隨將工程規制高寬丈尺一切需用工料估冊繪圖合詞

奏覆奉
旨允准興修於雍正十三年十月告成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四